

給敏敏的一封信

敏敏：

身忙、心忙，輾轉輾轉竟又是另一番朗現。小記事本翻開是你的生辰，今夕一紙話兒，思緒為你的賀禮，以自己的再肯定，獻給我珍愛的朋友，你是我最初，最後的渡。想過自己的許多志業，可淡泊到鄉下小學，教幾個小小蒙童，以愛灌溉一顆顆待茁壯的幼苗。為人的疾苦憤然時，覺得該去從醫，學廖大夫在蘭嶼那小小的地角，盡一分人的心意。擔心中國前途時，覺得該唸一輩子書，通文史哲，博愛而睿智成為未來思想的巨人。也會偶而想開花店，茶坊或守候一個心愛的人過一輩子。會急、不急地偷。想著。這陣子唸書是悠遊，和人交談，不論聽或說，都是用「心」著的。是會不知不覺地「逼過」自己，但現在真性情的自我在為學，為人又重新立起呀！

我想自己並不是什麼學者，也不會為拿學位而唸書此生不管流落何方，知道自己有一件事要做，即不愧此一讀書人的責任，當然更不會忘身為中國人，龍族嚴肅的生命擔子，更當挑起。

大二這一年卻是個人生命的重要轉捩點，從醫院實習所見的人世苦痛與悲歡離合，或大悲大喜，甚至有段無奈淡索的日子，世情的奇幻亦處處叫自己吃驚，又到了另一種境界體會生命，不太會說這其間種種細膩心思轉捩，是矛盾，亦是融合，知道自己會感

謝，然後往前走！

哎！發現這「自剖」真亂七八糟，說不定反而讓你很辛苦地讀它，深邃的生命竟是如此不可說，原該輕笑地道些好風好景，這樣反而掉進自己設好的一些陷阱，大概即是莊子所說的落於言詮，人的過活有理智，有感懷，有責任，有玩耍，有燦爛的高潮，有死寂的低潮，有……。

那天被人忽然很正式地問了個問題：你是不是讀過很多人的心？其實連自己的心都還沒讀，更論他人？但有時又覺得這個世界于我竟是透明，是人性的光輝，愛、自由、尊重、正義混著貪婪、自私、懦弱……。其實近日的我較是篤定的，清楚一輩子要唸的書——活生生的人生和該做的心力。外在世界的思考，是我能發如何的大悲願：知他、懂他、讓他、愛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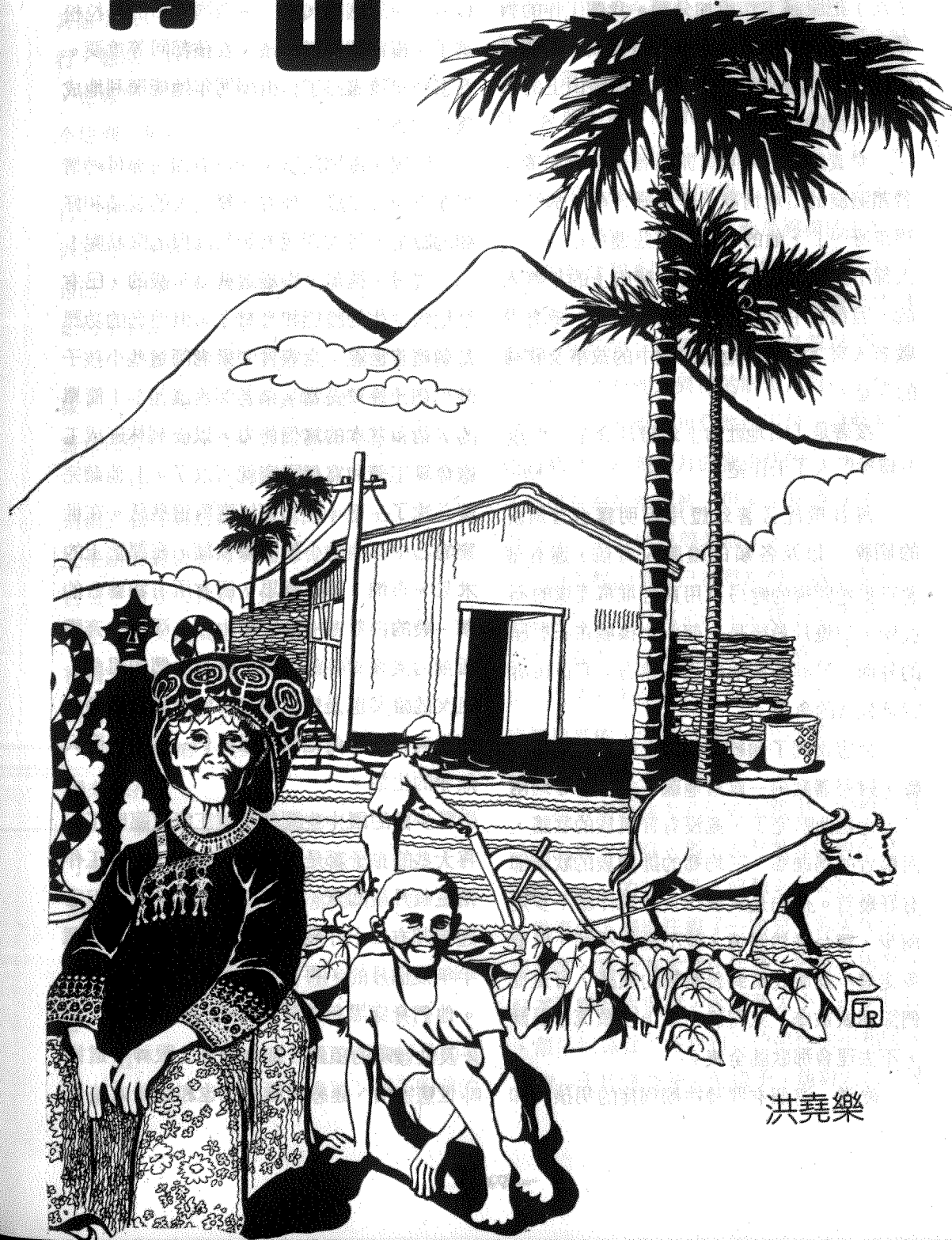
哎！忽然發現這封信寫得太正式了，這樣說，是因遠遠近近不知現在的你，上回的照片上，拿著冰棒的你周遭站著小孩，溢著笑容，仍是那個水水，很中國的女子，而你又怎麼捏拿這個拿筆的壞小孩呢？

祝好！

歲月靜好！

阿江

青山之餘



洪堯樂

這一個小時內我們談了山服團的歷史，歷年工作重點之轉變及經費來源，也略略分析政府、教會、社會福利團體在山地工作的成敗得失，以及從「台灣地區社會服務機構手冊」把服務工作稍加分類。我們工作的對象是個現今僅存三、四千人的種族，他們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怎樣做才能對山上的朋友有正面的影響？

負責康輔的考團員開始唱著節奏簡單、音韻迴旋的山地情歌「伊呀哪普灣，那海呀哪伊呀…」，他的心也被這些連現在的山地人都不太懂的歌詞牽繫著，據山上的年輕人說，因為歌中有許多修飾音及延音，祇有少數老人家才能確實地說出歌中的故事及歌詞的含意。

接著是「山地社會」幻燈片介紹，世憲下樓推門入了工作室。

錄音機配合著幻燈片說明霧台普凱族的圖騰，以及各類的禮服、背飾，還有刻著百步蛇圖騰的彎弓及用頁岩堆積而成的石板屋，幻燈片最後是一個小女孩躺在石板屋的外面，眼神蒼茫地凝視著遠方，好似在訴說著種族的命運。

世憲收到了預約來的鄉土歌謠全集第一輯，對照著歌詞一首首地聽下去，但等到兩卷山地組曲唱完了，竟沒有普凱族的歌謠，而鄰近的瑪珈鄉、三均鄉的排灣族的歌謠卻有好幾首。他先是氣製作人員為什麼不多走兩步，霧台雖然偏遠，並不是走不到，只要多走幾步就能收集到普凱族的歌謠，可是他們卻寧願放棄，氣得伏在桌上自顧流著眼淚，不去理會那歌謠全集。

俊進，這個有間發性癲癇症的男孩，和

善的笑從不曾從他那黑黑的臉上移去，每次吃飽了便說：「噯呀！肚子要爆炸了。」真是可愛。

恩惠、恩妹，一對好害羞的姊妹，世憲曾極力向恩惠的父親——全國有名的馬拉松選手，極言教育對男孩、女孩都同等重要。恩惠今年該國三了，但願明年她能順利地成爲一個護士。

隆興，聰明絕頂、頑皮有加，那付神情實在不像二年級，他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和好翹的睫毛。阿秀還說要嫁給隆興的眼睛呢！

寶月、桂英、盛雄這些高年級的，已有平地國中生的體態和身材了，但他們的功課却刺痛著世憲，世憲曾問梁老師這些小孩子教他們什麼較妥當，梁老師建議他：「簡單的算術和基本的寫信能力，以後到林班或工廠會算工資和寫信回家就可以了。」他聽完後心沈了一下，不知何以應對這些話。在世憲的心中其他的小孩印象模糊，在課堂上的木呆、害怕、不好意思，所有所有和霧台的霧一般的白茫茫一片，在山林、溪水中奔騰活躍的笑聲却叫他傷感，雖然他們的祖父，祖父的祖父也是這樣活著，但奔騰活躍發達的肌肉却不能使他們和祖父們一樣過著樂天無爭的生活。

少數的國中生到林班或工廠做臨時工，再大些的孩子都是在林班、工廠工作，工作兩三個月後回家。這些祇十六、七歲，但看起來却有二十好幾的孩子，可能會在家待個半年幾個月的，再下山或到更深的山去工作。他們身穿黑色或深紅大花的緊身衣褲，象牙及骷髏頭的項鍊，加上炯炯的眼神，這曾叫世憲害怕、迷惑。雖然他也和這些大孩子

交換職業的觀念、婚姻、交友的看法，但世憲著實沒有把握，因他不知那些特殊的眼光背後所想的、所要的是什麼？而當他看到平時很有禮貌、很和善的俊進、隆興、盛雄及其他小孩在這些大孩子的帶領下，他們的言行、態度、眼神皆全然與印象中迥然不同時，世憲幾乎看到了俊進、隆興的命運，簡直令他觸目驚心。

懷著重重哀傷下山的世憲，也激情地向自己宣稱——生命是用來反抗命運——但他祇把這句話貼在房裏壁上，他實在沒法告訴自己，告訴山上小孩如何看清自己做什麼，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

「你看，那個呂正金和在平地時都不一樣。」廖玉在呂正金和表妹離開山服團設在霧台的臨時團部時便對世憲談她的觀感。

「是啊！我也這麼覺得。」世憲回想著這個四個月前到台北補習的中學生，才上了三星期的課便執意要回霧台，九仟多元的補習費，加上伙食費、住宿費要一萬好幾呢！呂正金的父親要他退了錢才准他回霧台，而補習班祇願意將伙食費的部分按日退還，被難倒的呂正金便找山服團幫忙解決難題。

當世憲第二次到山上，呂正金便禮貌地過來探拜了。

「前回，我碰到他騎摩托車下山，還鳴了喇叭向我打招呼呢！」世憲補充道：「和那陣子去團裏的害羞，只當問他，他才講話的情形差好多啊！」

廖玉世故地應著：「這兒是他的家啊。」

這一夜，世憲在想呂正金所告訴他的補習班事情的始末，自己也著實下不了明確的

決定，是勸他留下來還是幫他向補習班要回錢，祇得打電話問山上的杜老師，這才決定送呂正金回霧台。現在，那張九仟多元的補習證還在山服團的桌子裏。有能力送小孩到平地補習的少之又少，家境應該還過得去，但這近萬元的損失，實在是冤枉，他們一定是看了電視廣告才去那家補習班報名的，這深山裏絕不會有補習班來做廣告，而也僅有那家升高中補習班在電視上打廣告。去之前也不先衡量自己的程度能否跟得上，生活能否適應，便冒然下山，平地那異樣的眼光，不同的觀念和不同的生活習慣，一下子便把他逼回山地來了。而更多不是去補習而是到工廠討生活的十幾歲孩子，却必須忍受陌生、孤寂，淡忘別人異樣的眼光及對待，他們還是孩子呢！而這也是他們工作一段時間後便回鄉過半年幾個月游食生活的原因之一。或許呂正金是幸運些，但要不是他力爭，這些心靈的利刃早已等著他了。

這時候的世憲已被愁結得不敢想像呂父是如何籌到這近萬元的，借貸？在林班苦力工作所存取的？在保留地上種植芋頭、南瓜是不可能有多餘的收成來換錢，若不是以前流汗換來的，便是日後將用血汗去償還它，那利息可會吸人血哪！

在世憲前往大武村的山路中，當繞到第三座山峰背面時，那一大片繁盛的鴨趾草，染得一大片的紫，叫人沒想到下面便是崖壁，世憲停下脚步注視了一會兒，忽覺得輕鬆得好笑。霧台有大武、佳暮、阿禮、去霧、好茶及霧台六個村，因部落大小，進步快緩、離平地遠近，各村村民的個性便不相同，而這一大片竟全是一個樣子。他對大武村是

熟悉的，去年曾有三個星期日夜生活在這兒，因此也分享了村子裏一些年輕人的快樂、哀愁與理想。

當他帶著懷舊和急切想知道老友近況的心情踏進代辦處時，發覺杜桂秀代替了她姊姊的位置，世憲的心一下子像被掏空了似的。

「妳姊姊呢？」

「她結婚了！」世憲的眼睛看到了無可無不可的表情，聽到叫他嚇住了的四個字。

「什麼時候結婚的？」「嫁到那裏？」一時忘了這女孩並不如她姊姊和他那麼熟，她仍是很害羞的十七歲女孩呢！而他卻似理所當然地不放人的直問。

「和瑪珈鄉的結婚，三天前。」

他想，說「嫁」是不通的，魯凱族是母系社會，瑪珈鄉屬排灣族，也是母系社會，太多的情形是入贅，想著想著口氣便和緩了些。

「妳暫時代替妳姊姊接電話？」

「嗯，以後我會廣播叫××服務團陳世憲，代辦處有妳電話。」女孩因他的和緩也放輕鬆了。

離開代辦處，他知道杜梅英也和部落的年輕人結婚，到台北新莊的工廠做事了，誰說祇有平地的變化快？才四個月！梅英是事先暗示了的，但桂玉實在是太過突然了，突然得讓世憲有那是椿不幸

婚姻的直覺。四個月前，世憲還到山上各村走了一遭，聯絡住宿及山上的老師、傳教士、村幹士，交換今年工作重點，那時候還沒聽說啊！

去年，阿秀在大武辦了托兒所，請各家媽媽在下午兩點把寶寶送到托兒所教室，她教這些學齡前的小孩子兒歌及簡單的衛生常識……等。得到頗熱烈的回響，若不是上午教室要用來做學童的課業輔導之用，她還真想全天開班呢！

下山前的檢討會是和村民一起開的，大家都覺得大武實在需要個托兒所，首先要解決的是師資和場地問題。高商畢業的桂玉不願老守著村裏唯一的電話，想為村上做更多的事，梅英也有相同的想法。山服團下山以後阿秀曾寄了些幼稚園成立、籌備的資料給桂玉。今年世憲再到大武來時，活動中心在政府推行基層建設下已快完工，場地也即將有著落，老師卻是一直不能解決的問題，「桂秀會不會也和梅英一樣結了婚就下山呢？」世憲感到有些無奈，許多在平地是很簡單的事，在這裡卻是困難重重。

對「命運」這股力量，山上的人比平地的人有更大更多的無奈，大武的小孩也許得再等上好些年才能有托兒所，而桂玉為鄉里盡力的心願，

在年輕人一股腦兒下山的潮流裏，僅是稍微橫撐著的細樹枝！



白雲的輓歌

藍藍

夢裡常有一朵白雲，孤孤單單地在藍天裡盪啊盪的，看了心痛得要命卻又拂不去，每每從夢裡驚醒，卻不知身在何處，眼前盡是一朵孤單的雲在風雨裡飄啊飄的……

哥，還記不記得，那天亦如今夜般，風聲含著悲泣，雨絲裡飄著淚，你就這麼一句都不道的走了，甚至連跟你這麼親的我也不說，是你急欲去割捨掉過去的一切，還是凡事再也不能牽絆住你什麼了呢。還記得嗎？小時候咱們兩個站在陽台上看飛過去的飛機，你說你一定要上青天去看看，你還說你要抓一把白雲給毛毛，可是你怎麼可以賴皮？一個人躲在白雲上不肯回來呢？哥好不好呵，毛毛好想你，你回來看看毛毛好不好……

你說做就去做了，我一直忘不了你告訴我開飛機多神氣時的得意表情，就像是個碩大的巨人，叫人心折卻又陌生。毛毛只敢偷偷躲在角落，或是偷偷拉你的衣角，讓你的興奮能傳到自己身上。還記得你摸著我的頭，說道：「毛毛，你老哥一定把一朵白雲偷回來擺在你房間裡。」哥，似乎從這時，你開始真正的活起來了，只見到你的臉上始終停留著陽光，你的狂笑聲使全家都被傳染，我只知道你真正活進天空裡去了，一如陽光，一如白雲，都是叫人愛得要死的東西。哥，可是你不該這麼早離開我們去當天空中那片抓不住的雲呵，流浪的生活是會叫人哭泣的

，哥呵，毛毛不要白雲，只要你回家呵，你聽得到毛毛在跟你說話嗎……

我不知道你怎麼消失在這個世界上的，就只是那紙電報？或是爸媽的哭泣？還是天空又多了朵流浪的雲？呵，不要不要，哥，毛毛不願意相信啊！那夜，天空打著雷，風聲雨聲正襲得毛毛心驚時，那紙電報就來了，我驚住了，一個響雷把毛毛驚回現實，不要啊不要，我衝回房間找你的照片，一本一本的，哥，你自己看看嘛，小時候你比我還矮，國中時光頭的德性，還有，還有……哥，知不知道毛毛正急著喚你呵？可是，我在淚中已經看到你了，你正往空中飛去，再也喚不回來了……你的骨灰已撒向空中，化成一朵雲飛走了……

哥，外頭又下雨了，天空裏那麼多黑黑厚厚的雲，你在哪兒呢？毛毛知道你一定不喜歡當黑雲，那麼毛毛怎麼看不到天空裡你的那朵白雲呢？哥，你又躲到哪裡去了？毛毛好想聽你的狂笑聲，好想再拉拉你的衣角，好想……好想再見你一面，可是……哥，毛毛不管了，明天我一定去看你，看一整天的藍天，再放一個風箏傳話給你，哥，你一定要等毛毛喔……